韓國青年赴台登山

金起煥危谷墜崖

一心

野外雜誌創刊三週年紀念專文）

從資格說起

本刊上期「在野論說」欄曾提及韓國青年登山隊員金起煥在台灣秀姑巒中不幸墜入深谷，傷臥谷底者五晝夜，後獲援救，深谷吊起，給揹出斷崖危谷者又五晝四夜。其事已非新聞，而爲十九年前一頁轟動當時社會的一頁山友失事史。追讀過去記述，看看歷年來或多或少的山難新聞，取與相較，則不難發覺，何者爲小兒科，又何者可得救正。記得本刊第廿五期「南蛇尖迷踪兩晝夜談奇之三」曾有言：「在香港，有資格迷途者，有三個半人。」迷途也得有資格，足證普通人連迷途亦乏資格。誠如是，墜崖入危谷，更須有資格，今且留意失足主角金起煥是怎樣的一個青年呢？

在南韓，海拔一千七百八十公尺的雪岳山不算高，但很險峻難爬。雪岳山上，有十二處瀑布十二個潭，韓國爬山協會的老手們，爬雪岳山十二瀑十二潭，一般都需要兩天的時間，而金起煥自恃精力過剩的衝勁，在下雨的天氣，他一天就爬經十二瀑布十二潭，人們都誇獎他，從此叫他爲「坦克車」。

普通隨便一個人，參加遠足，或迷途或失事，應當不是新聞。有一種迷途甚至近乎笑話：有少女跟友人遊塔門，自塔門頂分途下山，天氣酷熱，各走各路，不料此少女在塔門塘篤矮林附近，誤隨前行數人，以爲是同隊隊友，闖入樹叢，但此數人迅速越過叢林，初不知有少女誤隨其後。不久，少女跟不上，而亂叢中實在無路，其心一急，上有烈日，下有無風之密林，登時暈去……後來，此少女之眞正同行者發覺她「失踪」，四野呼叫，不聞應聲（暈了過去已等於盲與聾），紛擾甚久。——如果此種「新聞」亦入迷途之列，則天下之迷途者何其多。

從上文引述中可見金起煥實在有資格「失足」，其他閒人登山「失足」，都是自取其寃枉的。

何事來台登山

本來韓國爬山家，在韓爬山好了，何以偏到台灣來？

一、韓國的高山多是在北韓境內，在南韓，濟州島上的漢凇山海拔一九五〇公尺算是高的了，其次便是上述一七八〇公尺高的雪岳山。

二、此次來自韓國的登山隊員均經七年的攀登斷崖訓練，他們雄心勃勃，計畫征服喜馬拉雅山。但恐有高山病而南韓又無海拔二千公尺以上的高山，故須來我國登玉山。此次雖因金起煥不幸墜入絕谷，但他們也獲了一項證明，那是他們沒有「高山病」，故他們還準備冬天再來。……至於中國青年登秀姑巒山，過去雖有，但攀登斷崖則以此次爲首創紀錄。

何謂斷崖

記者張龍城君描述當時記者羣走到懸崖（斷崖）之前，但見半天雲霧繚繞，削壁千尺，萬峯插天，無不廢然而返。而他和另一同業，「以生命作賭注，步步爲營，向前進發。」其全文令讀之者可得無窮的啓發：

題爲：「危峯生死路　行行重行行」

全文：

【本報台中記者張龍城廿二日電】失足墜入千尋幽谷的金起煥，已於廿二日中午由直昇機運他離開東埔，當記者執筆發此電稿時，這位遇險得救的異國青年想已到達台北，送進醫院了。

可是，當金起煥沒有離山之前，在廿一日的山叢營救途中，我是第一個先看到了他，這一段回憶是相當有趣的。

廿一日晨，入山採訪的記者們，都希望自己能親去山中，探看究竟。可是當大家走到懸崖之前，但見半天雲霧繚繞，削壁千尺，萬峯插天，無不廢然而返，祇有我和一位新生報的同業，鼓起勇氣，以生命作賭注，步步爲營，向前進發。

沒有身臨其境的人是難於想像山巒是如何的險峻。若干海拔將近三千公尺的懸崖，祇靠一塊塊自然凸出的寬不過三英吋的山石，作爲立足之點。最險峻的一條長約五百公尺，下面雪封霧鎖，深不見底，同時數處砂礫爲岸，偶一失足則粉身碎骨，祇在頃刻之間。

當我行至中途之時，不禁面色慘白，手足哆嗦，前進不能，後退不可，我驚得渾身冷汗，不知如何是好。祇有給我帶路的十八歲的山地青年阿全，他微笑着向我招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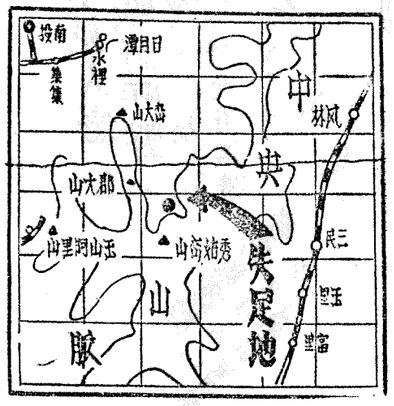
他說：「祇要放大了胆子，就不會有危險」！阿全他那摯誠的微笑，使我咬緊了牙關，鼓起勇氣，再度前進。

經過礫礫以後，發現到處都有中韓爬山隊遺留的殘燼。它們像指路碑似的，鼓勵人們向前試探。

過了十幾道險峻無比的懸崖之外，還有用山木做成的棧橋，孤零的，飄浮的懸在兩山之間，顯得格外的漫長、深邃，每一經過人時，無不在半空中幌動。戰慄。俗語說：「提心吊胆」！祇有此時此地，才能眞正領略到其中的滋味。

曾經有人把「祇能前進不能後退」比作過了河的卒子。其實小卒過河固然不能後退，但仍可以左右縱橫。而如今甚至連思索也不可能，祇有依靠自己的兩腿，一直向前邁去。

下午二時許，我在觀高遇見了金起煥，由山胞背負着，向對關進發，忽然一個問題掠過我的腦際。



每次當渡過了難關，深噓一口氣，開始意識到生命仍繼續存在的時候，我總儘量去追憶一些值得懷念的往事。可是多次的努力都證明了自己的失敗。過去的恩怨、榮辱和得失都完全忘得乾乾淨淨，假如有人問我，當一個人生或死即將決定的刹那，他會想些什麼？有些什麼感覺？如果以我的經驗來說，那便是什麼都沒有，祇有下意識的，努力去爭取生命和生存的繼續。我作如是想，如是觀，金起煥墜谷後的思想，想必較此時的我，更要空幻得多！

墜崖受傷經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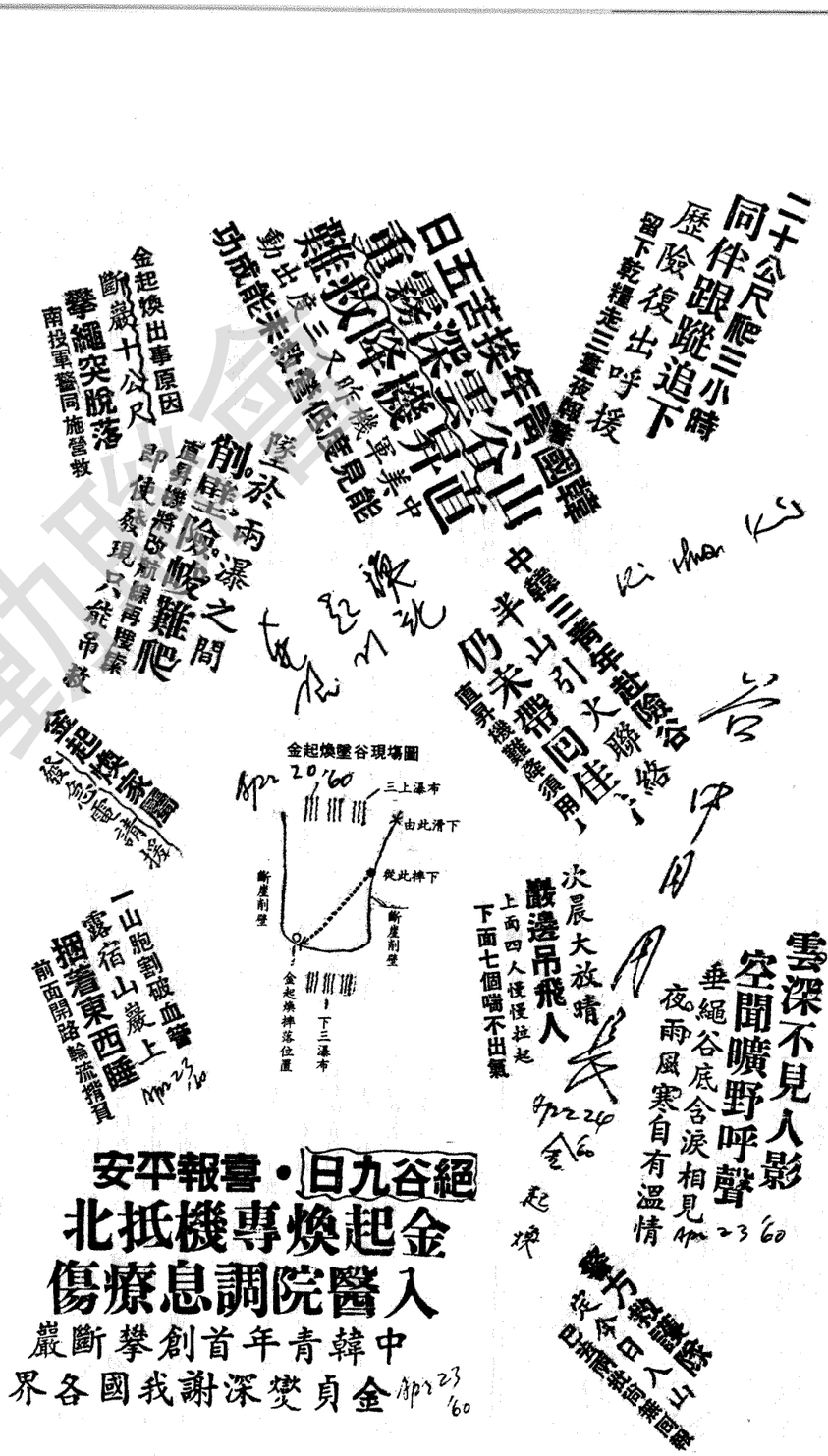
徵信新聞報記者蔣杰報道「金起煥墜崖受傷，同行者追述經過」（一九六〇、四、十九），全文云：

在最近幾天的國內新聞中，除了泰國空軍總司令差林傑將軍等的不幸事件外，另有一件新聞亦頗引人注意的，那就是韓國登山青年金起煥在中韓青年組隊攀登玉山，在順利達成願望後，大家又邁向第二目標——秀姑巒山，不幸在十三日上午九時四十分這批冒險青年攀過了秀姑巒山到達馬姆拉斯山的鞍部地方時，因山地濃霧未散，山路盡又斜滑，而金起煥不愼失足墜落深谷身受重傷，有關方面正在以最大的努力予以救援，使他能在短期內恢復健康。

韓國青年登山訪華團，是四月一日由漢城飛來台北的，全部人馬包括團長金雄，隊長金楨燮，隊員金起煥、金德星、甘寬等，他們都是漢城國學大學的學生，由於他們的來華訪問，尚是在國內青年與友邦青年正式組隊登山的創舉，因此，從他們的來，到出發登山，以致金起煥失足落山等均受到各界的重視。

金起煥現年廿七歲，是漢城國學大學的高材生，身高一七二公分，體格魁梧，對體育有特別的愛好，尤其是登山，不但有冒險家的精神，而且受過精湛的登山訓練，待人接物均有着一種極高的親切感。

此次隨中韓青年攀登玉山提前返回的台北的中國青年登山協會常務委員呂明太，十八日夜十時許對記者述說，中韓青年登山出發，完成玉山主峯攀登任務，後再轉向第二目標——秀姑巒山，而至不幸事件發生的經過時說：中韓青年十二人，金雄（韓），楊鴻游（中），呂明太（中），張食祿（中），余初雄（中），林嘉祥（中），金楨燮（韓），林文字（中），陳建地（中），金起煥（韓），金德星（韓）甘寬（韓等）經決定攀登玉山、秀姑巒山之後，即於四月七日上午八時廿分乘柴油快車南下，當時平均每人所携帶的乾糧、行李都在廿五公斤以上，中午抵達嘉義，晚間嘉義縣長黃宗焜特爲這批中韓登山的青年設宴洗塵，夜宿嘉義世界旅社，八日晨七時五十分在嘉義北門站乘森林火車入山，下午四時許到達阿里山，夜宿林場賓館，九日上午再乘森林火車，中午時分就到達了哆哆鞍部，又坐了十五分鐘的卡車，然後徒步行走，至此山路愈往前走，就愈感難行，下午一時左右到達了排雲山莊，此處正緊靠玉山西峯下，一片岩石峭壁，略事休息，進畢午餐後，這批冒險家，就展開了登山第一個表演節目，那就是「攀岩表演」，在這個表演中以金起煥表演最出色，只見他在三十公尺高二十公尺寬斜坡上，如履平地，贏得不少掌聲，因爲這批來華訪問的韓國青年，在未來我國前，在其國內已受過了一個月的嚴格訓練，因此，這些驚險的表演節目，做來均是稱心如意，九日下午四時就抵達了排雲山莊，那裏的海拔近高達三千五百公尺，晚上在草坪上露營，入夜之後，氣溫驟然下降到零度，加之氣壓過低，那天晚上大家都未睡好，因爲漫長的黑夜難以打發，大家都坐在一個帳篷裏聊天，其中仍以金起煥風頭最勁。冷清的山上寂靜得連呼吸聲都聽得見，那天晚上卻另添了一個小插曲，山上的猴子、鹿、狗熊、山羊均出現在帳篷四週，起初狗熊倒在耀武揚威，張牙舞爪，但一見到人多時，牠們亦都乖乖的跑開了。

十日清晨七時許從排雲山莊後面登山口開始向玉山主峯進發，當時每人均身背二十餘公斤的行李，又都是沿着峭壁前進的，中午時分，全體抵達了玉山最高峯，升起了中韓國旗，盡情的歡呼了一番後，即由玉山的北峯口往八通關下山，這一段路，只能容一個單脚行李，而且已有五處路途塌缺，經過各種工具的整修後，才算順利的通過，抵達了八通關，與先頭部隊會師，夜宿八通關。

十一日晨七時卅分，中韓青年組成的秀姑巒登山隊，從八通關出發，攀登的目標是先攀秀姑巒山，再登大水窟山，然後到馬姆拉斯，結束攀登願望，不料，在十三日上午九時四十分這批冒險家越過秀姑巒山進入馬姆拉斯山的鞍部時，而韓國青年金起煥不愼失足墜入深谷。（篇幅關係，待續，下期完）